

DIEU VOYAGE
TOUJOURS
INCOGNITO

上帝微服 出巡 时

逆转命运
从最小的行动开始
上帝亦如是

Laurent
Gounelle

洛朗·古奈尔 著

聂云梅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DIEU VOYAGE
TOUJOURS
INCOGNITO

上帝微服 出巡时

Laurent
Gounelle

(法) 洛朗·古奈尔 著

聂云梅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6580

DIEU VOYAGE TOUJOURS

INCOGNITO by Laurent Gounelle

Copyright: © S.N. Éditions Anne Carrière, Paris,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帝微服出巡时/(法)洛朗·古奈尔著;聂云梅译.
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02-011994-3

I. ①上… II. ①洛… ②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2038号

责任编辑:朱卫净 陶媛媛

装帧设计: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0千字
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
印 张 9

版 次 2016年1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994-3

定 价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夜色温柔似水，我深深陶醉。它拥我入怀，将我轻轻托起；我的身体与夜幕合二为一，我已漂浮在空气中。

再往前一步……

我不怕。一点儿也不怕。恐惧与我无关。即使我曾想象过恐惧，那只是因为我害怕这种感觉出现，害怕它会在这几天来纠缠我。我不愿让恐惧袭来，不然它会拽住我，还会坏了我的正事儿……

再走一小步……

我以为会听到浮世喧嚣，然而这座城市却平静得让人意外。不是寂静，而是平静。我听到的各种声音轻柔而遥远。我的双眼迷离于朦胧夜色中，而这些声音给了我些许慰藉。

再走一步……

我在钢梁上慢慢前行，走得很慢。钢材的特殊光泽像黑暗中发光的金子。今夜，我将和埃菲尔铁塔融为一体。我在金子般的钢铁上行走，慢慢呼吸温和而潮湿的空气，空气中弥漫着独特又沁人心脾的味道。我的脚下，一百二十三米以下，是延伸的巴黎，此刻它完完全全属于我。巴黎的霓虹闪烁，宛如人们闪亮的双眼和深情的呼唤。它饶有兴致地等待着我的血液来滋润其羽翼，它知道自己不会拒绝。

再来一步……

我花了很长时间来考虑、决定，准备自杀。我选择、接受也认可了这样的方式。我心如止水，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活着既漫无目的，也了无生趣。活着——这个信念用可怕的方式一点一滴地侵蚀到我的身体里，但除了痛苦，它没能带给我什么。

又一步……

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失败的延续，甚至在我出生以前，失败就开始了。我的父亲——说得难听点，不过是个下流的授精者——不配我认他：当我母亲告知他已有身孕时，他便离开了她。

母亲大概是不想要我了，才去巴黎的酒吧借酒消愁？在那里，她邂逅了一个美国商人，和他豪饮。即使这样，她依然神志清醒。当时，那个美国佬三十九岁，我母亲二十六岁。她焦虑不安，而他却不拘小节，于是她悬着的心放下了。他看起来生活富足，而她则要考虑往后的生计。当晚，她看到了一线生机，于是颇有心计地纵容了他对自己的占有。清晨，她显得温柔妩媚，深情款款。我从不知道他答应和她牵手是出于真心还是只因定力不够。他说万一她怀孕了，他希望她生下孩子并留在他的身边。

她随他去了美国，在那个肥胖症患者司空见惯的国度里，没有人会对我出生时的样子感到意外：我来到世上时只有七个半月，而体重已达三公斤……

他们给我取了个当地的名字，叫阿兰·格林曼，我是真正的美国公民。母亲学习英语，几经努力，终于勉强融入她生活的社区里。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没那么光彩了。五年后继父失业了，里根当选总统前美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，继父难以另觅新职，便终日与酒为伴。由于酗酒，他变得令人厌恶，不苟言笑，郁郁寡欢。他完全丧失了斗志，母亲反感至极，不断指责他的肆意妄为。她打心眼儿里恨他，动不动就找茬儿。哪怕是一点儿小事也会成为她懊恼的借口。她的丈夫对此表现得无动于衷，这愈发激起她不可收拾的人身攻击，几乎到了侮辱人的地步，似乎一定要让他怒不可遏，她才善罢甘休。她情愿他大发雷霆而不是沉默以对。这样的游戏让我害怕极了。我喜欢我的父母，却不愿看到他们彼此攻击。父亲很少发火，但忍无可忍时也会暴跳如雷。我很怕他发火，而母亲却常常无理取闹。她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：他用眼神和行为来回应她。她棋逢对手。怨恨与日俱增，她找到的发泄方法，就是破口大骂。某天晚上，他打了她，我并未因为他对母亲施暴而感到受伤，因为我更厌恶从母亲脸上读到的某种变态的快乐。一天晚上，他们争吵得尤其厉害，我的母亲摇晃着她的脑袋说儿子并非是他亲生，我也和父亲一并得知了……第二天他离开了家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就这样继父也离开了我。

母亲努力让我们活下去，每周，她在一家洗衣坊里工作六天，手上的活

计永远没完没了。晚上她回到家的时候，洗衣坊的化学气味也尾随而至。这是她身上特有的味道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挥之不去。临睡前，她来床前吻我。我已经闻惯了她的气味，甚至还很依恋。以前这味道会让我安心，伴我入睡，因为这里面饱含着浓浓的母爱。

一步，又一步……

接下来的日子，母亲一直在找一些小的活计来做。每次换工作时，她都深信能够养活自己，改变现状，并更好地经营人生。她也不断地更换情人，每次都希望此人留下，能与她重组家庭。我想也许是某天她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与人生有关的希望全是泡沫，也就是在她突然觉醒的那个时候，她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。我也许会功成名就，而她的人生却以失败告终。要是我钱挣得多，她也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从那时起，我的学业就变成了她的头等大事。她叮嘱我要把评语为优秀的成绩单带回家里。饭桌上，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学校、老师和成绩展开。母亲俨然成了驯马师，而我就是她的马驹。我和她说法语，和其他人说英语，我很小就会讲两种语言。她反复念叨我拥有一张最大的王牌。当然，凭借双语，我可能会成为国际商人，或重量级翻译，没准儿会在白宫里谋份差事呢？有朝一日，她甚至会看到我成为外交部长。我很害怕让她失望，于是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上，成绩也名列前茅。然而这只会让母亲对我的期望越来越高，同时也更让她坚定了要好好培养我的想法。

母亲得知美国的大学需要支付高昂学费时，如得当头一棒。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因为学费问题被完全击垮。我曾以为她会和父亲一样行尸走肉般地活着。她的计划全部破灭，她觉得自己真是一个扫把星。但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母亲振作起来了。她预约了高中校长，见面时她说服了他，她说：“我们不能毁灭一个美国年轻公民的梦想，他成绩斐然，这就足以说明他具备为国家服务的能力，但我们得让他上大学，这样他才能找份好工作。必须有个解决办法，有没有奖学金或别的什么？”她信心百倍地回到家里。她说，这很简单，解决方法就在这五个字母里：S-P-O-R-T（体育）。只要我的体育好，就有机会让一所大学录取我。前提是我得加入到学校的运动队里，有比赛时，学校获胜的几率也会增加几许。

于是我顺从地进行着高强度的体育锻炼，从未敢向母亲承认其实我最厌

恶的就是运动。她一直督促、刺激、鼓励着我，密切关注着我每次的体育考核。我的考核成绩一直中等，她并不因此窘迫。“有志者，事竟成。”她反复念叨。终于，我在棒球上表现出色，于是从那时起，我便为棒球而活着。为了鼓励我，她用大头针在我房间的墙壁上别上了底特律棒球队——老虎队明星们的海报。早餐时，我的咖啡杯上有老虎队的头像。他们在我的生活里随处可见：我的钥匙扣、T恤、袜子、浴衣、钢笔上全都有他们。我吃着老虎队，写着老虎队，洗着老虎队，甚至还枕着老虎队入睡。棒球的确会经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：母亲终于让我将棒球铭记于心，我的脑海里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出海报上的画面。为了能够支付我加入附近棒球俱乐部的费用，她加班加点地工作，并迫不及待地给我报了名。我平时在那儿的时间每天至少三小时；周末则是五小时。很多年后，我耳旁还会响起教练的吼声；我依然记得每次训练完毕更衣室里恶心的味道，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想吐。队友们大汗淋漓地脱下衣服，眨眼的工夫，窗户的玻璃上就蒙了层水汽，室内的空气令人窒息。我讨厌这项运动，却深爱着母亲，无论我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让她们高兴。她用毕生的精力来供养希望，我觉得，要是哪天她无所期待，生命就会终止。

我的预测是对的：几年后，母亲走了，就在我拿到大学文凭的第二天，她与世长辞。我备觉孤单，口袋里揣着MBA的文凭，其实这不是我很想要的东西。大学期间，我与一群年轻人频繁见面，他们有什么样的爱好和追求，我无从得知。我也没有任何朋友。有人提议让我去一家大企业做财务部门的副总。我去了，薪水合理，工作却无乐趣，但我没有失望，因为无所奢望。母亲的人生早已教会我一个道理：希望全是泡沫。

再走一步……

就这样百无聊赖地过了几年后，一时冲动下，我去了法国。这是否意味着冥冥中要追本溯源？还是想摆脱母亲悲惨生活的阴影，走一条与她的人生截然不同的道路？我不知道。不管怎样，我又回到了巴黎，不久之后，我决定留下了。巴黎很美，却不是我留下的理由，还有其他缘由。凭直觉我预感自己的命运会在此停留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会这么快地想在这座城市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我找工作，约了丹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见面，这是一家猎头公司，专为一些大公司招聘会计主管。见面时，该负责人让我明白了自己是无法被聘用

的，因为法国的会计行规与美国的完全是两回事，也就是说我的所学与此毫不相干。“你得从零学起。”他说道，神情幽默地笑了起来。只要他一笑，面部的肌肉就会微微抽搐；双下巴也随之抖动。我显得无动于衷。但他明确告之：鉴于我在这个领域里的整体学识以及美国文化背景，他会考虑我的……我将成为他们公司里的一名招聘顾问。他们的主要客户实际上就是一些美国大公司。如果他们把会计招聘工作交由一个美国人来打理的话，那这些公司肯定会高度重视他们。“这不可能，”我辩驳道，“招聘不是我的专业，我对此一窍不通。”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。这就像在关键时刻，一个年轻女孩向一个老奸巨猾的男人尴尬地承认自己还是处女一样。“我们会有解决办法的。”他狡黠地说。

他们聘用了我。两周后，我和其他几个年轻的新成员一起参加了公司的强化培训，他们将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。培训成员的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，于我而言，以这样的年龄来从事这个职业，是远远不够的。因为我觉得评估一个候选人的资质和能力，其实就是在评价这个人。担当这样的责任令我困惑不已。参加培训的同事们似乎并不为此担心：显然，他们很乐于穿上令人敬畏的招聘者制服；他们自视甚高，完全进入了工作状态。团队里的成员们通常都会觉得他们已是某一类社会精英。他们自负得不去怀疑自己的能力。

半个月的时间里，公司为我们传授了职业秘笈：面试时言行举止要简单、规范；同时也教了一些小伎俩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觉得这些小把戏荒谬至极。

接待了一个面试者后我才明白，沉默片刻是必要的。要是应聘者自己把握话语权，那么我们很可能是在与一个未来的领导对话；要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，那么他的谨慎则暗示了他只有做奴才的命。

我们得引导他们开放地介绍自己：“和我说说您吧。”无需问那些与游戏规则有关的具体问题。要是面试者自己说得很嗨，那么他的个性是独立的；要是他事先征求我们的意见，诸如：是从他的学业开始呢，还是先说说他最近的工作经历？那么这个人显然是没有主动性的，但很温顺。

我们被分为两人一组，来练习如何应用培训过的职业技巧。要进行“角色扮演”：一人为招聘者，而另一人是应聘者。我们设计了面试情节和工作经历，这么做是为了训练招聘顾问，使其能够应付面试场景并学会提问，旨在让

应聘者露出他的狐狸尾巴。

训练时火药味十足的氛围让我吃惊不已。每个人都试图设计陷阱让另一人中招，他们轮番来揭穿说谎者，或者引诱对手上当。最滑稽的莫过于我们的老师，丹克咨询的正式员工，也加入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中，他乐此不疲地指出学员的疏忽或愚笨，言语恶毒。“你正在锻炼自己！”这是 he 最喜欢说的话，声调几近嘲讽，他巡视着我们的“角色扮演”，也会参与到练习中，无非就是想表明他能应对自如……

两周后，我们考核合格，可以上任工作了。

我又坐在了办公桌后，每日聆听应聘者们进来讲述心声，他们身上标着数字，神情腼腆。由于怯场，他们脸色通红。他们叙述人生阅历，并试图让我相信他们的毛病不过三个：太追求完美、非常严谨、工作拼命。他们不会料到，其实我比他们还害羞，甚至难以应对这样的场景。无非身为招聘者的缘故，我多了那么一点点运气，享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权：让对方发言，自己却保持沉默。每次公布结果时，我都心惊胆战。我得告知十个面试者中的九个，他们的材料并不符合招聘条件。我俨然一副法官嘴脸，冷面无私地给他们宣判了苦刑。我的窘迫越发让他们不自在；而他们的不适又再次困惑着我，如此恶性循环。这份工作让我备觉压抑，办公室里丝毫没有缓和的气氛。墙上标榜的人生观不过就是装装门面而已。真实的每天严峻冷酷，硝烟弥漫。

多亏了奥黛丽，我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。某个周日下午，我和她邂逅于大奥古斯丁街上的兄弟联盟茶室里。闲暇时，我会来这个地方放松一下。推开店铺的门，橡木地板跃入眼帘，脚踩上去，地板会吱吱作响，这会让人想到法国殖民地某个格调高雅的茶坊。一进去，百余种混合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这些香料被小心地存放在巨大无比的罐子里，某一瞬间，弥漫的香气会让你思绪飘渺，穿越到十九世纪的远东地带。只要闭上眼，就仿佛置身于满载旧木箱的三桅船上，箱子里的奇花异草，将随船在海洋上漂荡数月。

我向站在老柜台后的年轻男子要了一百克二〇〇九年的樱花，有人在我耳旁嘀咕：“皇室樱花的味道更好。”我转过身，竟然是一个陌生女子在和我说话。在这座城市，人们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根本无暇顾及旁人。她主动搭讪让我受宠若惊。她问道：“您不相信我吗？来吧，您品尝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
她牵起我的手，穿过大厅，迎面遇上光临该店的客人们。我们还浏览了店主从遥远国度寻觅到的一把把茶壶，之后径直上了一道小楼梯，来到品茗的沙龙里。室内气氛暧昧，装饰别具一格。身着亚麻原色服饰的侍应生安静地穿梭于客人的桌子间，他们彬彬有礼。我的休闲装似乎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。我们在角落里的一张桌旁坐下，桌布洁白，桌上摆放的银质餐具和瓷器茶杯上都有这家店的标志，可见其名气颇大。奥黛丽点了两杯茶、热烤饼，还有该店的特色饮品“一缕阳光”，她说无论如何我都要品尝一下。我们立刻愉快地交谈起来。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，住在这个街区的一间阁楼上。“你会见到的，我的房间很小。”她对我说，就这样，她让我明白了我们的邂逅不会止于兄弟联盟茶室。

她的房间的确很小，但很可爱，还是复式的。天花板上的横梁很老，从天窗望去，一排灰色的屋顶，屋顶的斜面往各个方向延伸。要是天上挂着一轮新月，我们会以为自己在《猫咪历险记》^①中探险了。她自然而优雅地脱掉衣服，细腻的肌肤展露无遗，我有些不自在，却很快迷恋上了她的胴体。她肩膀瘦削，手臂纤细，小巧精致，在从小就吃着玉米片、做着大量运动的美国女孩那里是看不到如此完美的体形的。她的肌肤洁白如雪，映衬着她的秀发。还有她的乳房，天哪，她的乳房……坚挺丰润，只能用坚挺丰润形容。那天晚上，我暗自庆幸她没有抹香水，她的每寸肌肤都散发着性感的味道，我心驰神漾。那体香如毒品般让人上瘾，沉迷至深。我永生难忘那个夜晚，除非我死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醒来时还紧紧抱着对方。我跑出去买了羊角面包，又爬了六层楼，进到她的鸽子笼里时，我筋疲力尽。我扑向她的怀里，我们再次做爱。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尝到幸福的滋味。这种感觉很新奇，当时我根本不会料到这其实是我落魄的前兆，之后我一直萎靡不振。

四个月里，我的生活紧紧围绕着奥黛丽。白天她萦绕在我的脑海里，夜晚她出现在我的睡梦中。她在美院的时间表就像是格吕耶尔奶酪一样，有隙可乘。平时，我们会一整天黏在一起。我常常借故和客户有约，到附近的酒店和她开房，厮混一两个小时。我有点犯罪感，但不强烈：爱情让人变得自私。某

① 或指一款冒险类游戏，以拿到猫咪钥匙为目标。

日，我在办公室里，办公室秘书凡妮莎打电话来说，我的应聘人已经到了。我没有预约任何人，但时间安排上是允许接见的。我有点儿疑惑，就叫她把这个人带上来。即便没有什么结果，我宁可见这个人，也不愿让凡妮莎看到我所事事的样子。要是她知道了，不到半小时，我的头儿也就知道了。我在门口等着，看到走廊尽头凡妮莎和奥黛丽同时出现时，险些昏了过去。奥黛丽穿着会计服，样子滑稽十足，她把头发扎成马尾，衣服紧绷着身体，还戴了一副镶着金边的眼镜。我一开始没能认出来。这身装束早就过时了，她却要如此搞怪。我含糊其辞地谢过凡妮莎，关了奥黛丽身后的门。她挑逗地摘下眼镜，轻轻撅起嘴巴，我立马知道她想做什么了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全身战栗。但是我太了解她了，知道没法阻止她胡来。

那天，办公桌不再是我熟悉的办公桌了。我真害怕有人来当场捉奸，奥黛丽几近疯狂，但我喜欢。

四个月后，奥黛丽离开了我。骤然间，我的生活停止了。我不知道原因，甚至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能看出来。一天晚上，我在信箱里收到一个小小的信封，奥黛丽在信笺上只写了一个词：“永别了”。我在楼道的入口僵住了，忘了关上邮箱。血液顿时凝固在血管里，脑袋嗡嗡作响，差点儿要吐了。我魂不守舍地进了木饰的老电梯，它把我载到住的楼层，我精神恍惚地进到家里。所有的东西在我周围摇晃着，我倒在沙发上啜泣起来。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我突然站了起来。这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，这应该是个玩笑或别的什么。我不知道，但这真的不可能。我冲向电话，试着给她打电话。我反反复复听着她的留言，每听一次，她的声音就平淡、疏远、冷酷了一点。我一遍遍地给她留言，直到她的电话不能再接收留言。一种遥远但熟悉的感觉从心底最深处慢慢涌现，它告诉我她的离去很正常，再正常不过了，就这样吧，阿兰，不要与命运抗争了……

就在那一瞬间，我意识到离开人世是命中注定的。我没有一时冲动，也不会去卧轨自杀，我不会那样做的，我心里很清楚。我选择别的方式，一切都会完美落幕。我来选择地点、时间，没什么可急的。我既不是变态，也不是受虐狂，完全不是。这也不仅仅为了结束我那漫无边际的痛苦。其实阴曹地府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，我正慢慢向它靠近。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：在冥间我会觅得

一席之地；我的灵魂将完全释放。凡间不是我的落脚地。我想把事情做得不留痕迹。生活给我送来了奥黛丽，却让我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；如此残忍地让我最终在对面看到了自己的宿命，看得真真切切。

地点的选择因记忆而起。也许，这不是巧合。这个地点存留在记忆深处，像是存放在它的一个神秘格子里。曾经某个时刻，我在奥黛丽遗忘的一本杂志里读过一篇备受争议的文章，署名为杜布罗夫斯基或是一个类似于此的名字。作者在文章里陈述了与自杀权利有关的理论，照他看来，哪怕是自杀也要做得体面。他透露了一个适合自杀的地方，并诗意地称其为“生命的飞翔”，他解释道：“除了一个地方，而且这个地方还得伪装成‘埃菲尔铁塔根本没有安全隐患’。要上到铁塔第二层的豪华餐厅‘儒勒·凡尔纳’，然后去女洗手间，推开盥洗池左边那扇标着‘严禁打开’的小门，就会看见一间很小的作为扫帚壁橱的房间。房间的窗子没有横档，直接通向铁塔的钢梁。”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，就像是那天早上刚读过的一样。死于自埃菲尔铁塔上坠落意义非凡，这意味着向平凡的人生致敬。

再走一步……

我得走到那个便于自杀的地方。那下面的空间完全摆脱了金属建筑的影响。

身后没留下什么。既无朋友也无亲人，更没有快乐，没有什么能让我对自己的行为懊悔。我的身心都准备好结束生命了。

最后一步……

好了，到达那个“好地方”了。我停了下来……呼吸到的空气，芳香馥郁，宛若琼浆玉液。我独自面对自己，意识开始离开身体……我吸了口气，双脚慢慢往右挪，挪向那个我不忍去看的深渊。它存在，风光如画。

我所处的位置和“儒勒·凡尔纳”餐厅专用电梯的曳引轮一样高。曳引轮在我对面早停下了，我们横空隔着三米的距离。从我这儿只看得到固定曳引钢丝绳的电梯导轨，钢丝绳滑过导轨，然后坠入空旷，空旷……导轨的另一面就是餐厅。没有人能看见我。夜晚宁静得只听得到轻微的声音。远处灯影摇曳，魅惑人心……温润醉人的空气包围着我，心旷神怡……思绪已经离我远去，我离开了身体。我不再是我。我融进了空间，融进了生命，也融进了死

亡。弥留之际我已不复存在，我曾经活过。我……

有人轻声咳嗽……

我顿时清醒过来，这轻咳声就像催眠师结束患者催眠状态时清脆的弹指声。我的右边，钢梁的尽头，站着一个男子，直盯着我，他六十有余，头发银白，身着深色西服，铁塔反射的光线使他的目光炯炯有神。他凭空而降。我一辈子都记得他那铁青色的眼神，寒冷到会凝固你的血液。

我又惊又怒。我已经做了防范不被人看到，我还确认过没有被人跟踪……此情此景，仿若一部烂片里，救命恩人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，挽救了欲寻短见的我。

我不想活了，别人却要我活下去。我想死是我自己的事，只有我有权利。我根本没想过谁会来拉我一把，用那些诸如“生活仍然是美好的”或者“别人比我更不幸”再或者“我还什么也没经历”的动听理由来说服我。不管怎样，没有人能理解我，更何况，我别无所求。最多，我想一个人待着，一个人。

“别管我，我的人身是自由的。我在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您走吧。”

他看着我，一言不发。我心中有鬼，自觉惭愧。他看起来……淡定自若，是的，就是这个词，淡定自若！

他安静地把雪茄叼在嘴里。

“去啊，跳下去！”

我被他的话镇住了，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局面。这算什么，这家伙？变态？他想看着我跳下去，还从中作乐？他妈的！怎么这种好事也能让我摊上了呢！不可能！“我他妈的做了什么？”我吼了起来。我气急败坏，强压的火气把我的脸涨得通红。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幕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……

“你还在等什么？”他异常平静地说，“跳啊！”

这横出的一幕让我不知所措，我的思想在做剧烈的斗争，完全没有办法集中。

终于，我出声了：

“您是谁？您想要我做什么？”

他平静地吸了口雪茄，然后把烟雾吞进去，又吐出，烟雾缭绕，朝我飘来时已渐渐散去。他的眼睛直盯着我，极具威慑力。这家伙该有神助的力量，

能让埃菲尔铁塔弯曲吧？

“你生气了，但是内心万分痛苦。”他声音平和，有点儿口音，但我不知道是哪儿的口音。

“谁都能猜到。”

“你很不快乐，所以不想活下去了。”

他的话让我困惑，甚至又感觉到了痛苦。但我终于点头默认。沉默让我窒息。

“这么说吧……我这一生面对的问题都很严重。”

他慢慢、慢慢地吐了一口烟。

“没什么严重的问题，只有小人而已。”

我怒火中烧，青筋暴露。话到嘴边又忍了下去。

“用我现在的处境来侮辱我，这很容易。您以为您是谁？您，您确定会处理遇到的所有问题吗？”

我居然敢质问他，难以置信。他却淡定地回答：

“会的，还会处理别人的问题。”

我有些窘迫。现在我真的意识到自己很空虚。我感觉我开始……害怕了。惧怕终于找到它的方向，朝我奔来。我手心冒汗。尤其我不该往下看。

他又说道：“跳下去，你的那些问题也就随你一起消失了，这是真的，你解脱了。但事态不会停留于此……”

“您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会再次承受痛苦。而你的那些问题，却无所知觉，作为解决办法，这不公平……”

“从塔上跳下没有多少痛苦。砰地撞到地上，呼吸停止，来不及感受痛苦是什么。没有任何痛苦。我查阅过了。”

他温和地笑了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从你的假设来看……好像真是这样。要是你跌到地上还活着……那你就大错特错了，没有人会活着落地。”

他吐出一个长长的烟圈。我越发难受，头晕目眩，我得找个地方坐下。

“事实是，”他慢条斯理地说道，“坠落时，人们会因心脏病突发而死，心脏病发作是因为恐惧，坠落引起的极度恐慌，还有地面以两百公里时速逼近的景象也让人难以承受。极度恐惧击垮了他们，他们的肠胃翻江倒海，于是心脏病发作。死时，他们的眼睛都是瞪大的。”

我两腿发抖，险些昏倒。头痛欲裂，我恶心得要命。别往下看。千万不要。往前看，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，别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。

“我可能，”他沉默片刻，然后慢慢说出几个字，“会给你点儿建议。”我张口结舌，盯着他的嘴唇。

“我们来做个交易。”他接着说道，声音回荡在空气中。

“交……易？”我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交易如下：你活下去，我呢，负责让你的人生重新步入正轨，让你做一个能够生存下去、解决问题、甚至过上幸福生活的男子汉。但作为交换……”

他重吸了口雪茄，接着往下说：“作为交换，你要答应做所有我让你做的事。你要以死……誓约。”

他的话让我完全不知所措，我愈发尴尬。我得努力明白他的意思，集中精神来思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他没有做声。

“你必须遵守承诺。”

“否则呢？”

“否则……你不会活着。”

“要和您做这种交易，除非我疯了！”

“你会损失什么吗？”

“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陌生人掌握，去换取假设的幸福呢？！”

他的眼神流露出满满的信心，就像博弈者知道对手会举棋不定一样。

“你在那儿死了能得到什么呢？”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烟头指向空旷地带。

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朝他指的方向看去，立刻天旋地转。那景象让我害怕至极……空旷之地也在呼唤着我，似乎要把我从极度恐慌中解救出来，我本想

伸展地躺在钢梁上，一动不动地等待救援，但四肢不由自主地战栗着。这惧怕残忍至极，让人难以承受。

雨……

开始下雨了……雨水。天哪……钢梁会变得很滑。从窗户那里算起，从打招呼的那一刻起，我和男子隔着五米的距离。又窄……又滑的五米钢梁横在我们中间。我要集中精力，是的，集中精力。尤其要站直了。我呼吸了一下，接下来就该慢慢往右转身了，但……双腿无法移动。我的脚像是粘在了钢梁上。直立很久后，我的肌肉僵住了，现在根本不听使唤。眩晕如同一个邪恶的巫师，对受害者施魔法术。我的双腿微微颤抖，后来抖得越来越厉害。我的力气也丧失殆尽了。

曳引轮……

曳引轮转了……电梯开始运转，发出声响。曳引轮溅起水花。轮子加快旋转，我听到电梯也越来越快地下降。雨水滴在我身上，冰凉，晃人眼睛。雨声震耳欲聋。我失去了平衡……大雨瓢泼，我不得不蹲了下来。透过嘈杂的雨声，我听到男子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来这儿！睁开眼睛！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前面！”

他的威严让我臣服，我强迫自己忘记一切想法，还有那些一直纠结的感情。我走了一步，又一步，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执行它的每条指令。终于我避开了滂沱大雨，然后倒退，一直退到和他平行等高的地方。我抬起一只脚踏过隔开我和他的横梁，他用力抓住我伸向他的手，我的手很抖、很湿。他一把揪住了我，又将我往前推，我受到惊吓一下叫了起来。我差点儿就坠入深渊了，他太用力，反倒让我失去平衡。但他一直稳稳地抓着我。

“那么，你答应了？”

雨水顺着他脸上的细纹滑下，他的蓝眼睛很迷人。

“是的。”

第二天，我在自己的床上醒来。我躺在暖和、干燥的床单上。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屋子，我裹着温暖的丝棉被，翻了个身靠近床头柜。我伸手拿了临睡前放在上面的名片。离开的时候，男子给了我名片。“明天十一点来。”他最后说道。

伊夫·迪布勒伊

巴黎亨利·马丁大道二十三号

邮编：75116

电话：01 47 55 10 30

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企盼什么，我很担心。

我拿起电话打给凡妮莎，请她取消今天所有的预约。我很纠结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上班。打完了这个违心的电话，我走到莲蓬头下冲澡，直到热水器里没有水。

我在蒙马特高地租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。房租涨了，面积却缩水了。但我可以毫无遮挡地看到巴黎全景。心情沮丧时，我会坐在窗台上发呆数小时，我漫无目的地看向天际，看向一栋栋林立的高楼和建筑。我想象着许多人在那些建筑里生活着，他们有不同的故事，不同的职业。无论白天或黑夜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他们数量庞大。肯定有人正在工作、睡觉、做爱、死亡、争吵、苏醒。我对自己说“好极了”，自问有多少人在此刻笑出声来，又有多少人告别他们那饱受煎熬、痛哭流涕的另一半，还有多少人逝去、分娩、一见钟情……我想象着每种不一样的感情都可以在同一时期、同一时刻里被人们感受得到。

我的房东布朗夏尔女士是个老太太。我不走运，她的公寓正好就在我的下面。她守寡二十余年，但似乎还在服丧。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，每个星期会去几次教堂。我有时会想象她正跪在蒙马特圣·皮埃尔教堂破旧的木忏悔亭里，在栅栏后低声地承认她头晚诽谤了别人。也许她也会忏悔对我的骚扰：只